



詩經讀序私記

卷之三卷十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八

齊

或曰鄭衛小國詩之多如此齊大國自太公至襄公十有二  
世止有十篇一可疑也代有賢君皆刺詩二可疑也十一篇  
中安得有泱泱大風豈季札所觀別有齊詩齊桓之功艷於  
天下何以無詩三可疑也竊謂周初六詩之教掌於大樂止  
而魯史於二南之外僅存十三國其所存者亦非昔日全文  
蓋詩之逸久矣夫子刪詩存其可節取者其義無足取又文



不能全者考焉故謂夫子未嘗刪詩者非也謂刪詩而什取其一更非也豈夫子於齊專取其刺而去其美者乎若夫季札所觀別無齊詩篇中還甫田盧令諸詩誇田獵之美規遠畧之心其為泱泱大風者亦可見矣嗟乎文獻不足聖人歎之商有天下六百祀所存祇商頌諸篇夫殷人不能勉強補苴其何有於齊也乎若夫齊桓晉文之無詩李安溪曰或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也

鷄鳴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無度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按公羊傳及史記哀公烹於周由紀侯之譖鄭氏謂烹哀者懿王也史記云懿王立王室遂衰則懿之烹哀侯猶紂之醢鬼侯耳其後齊襄滅紀說者猶以為復九世之仇則哀之無罪明矣而後序於色荒禽荒與居無節男女淫奔一奔而歸之哀嗟乎紀侯既譖於生前續序復誣於身後不有朱子哀其千古長夜矣此詩味其語意乃宮中形史述昔時賢妃之告君者以為將來取法集傳古之賢妃一段止從古序一思字體會得之

集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已盡上二章後二句之義或謂蒼蠅之聲在昧爽於是云匪鷄鳴也蒼蠅已有聲矣又若次章不可通乃以月出為日出之誤不知賢妃始曰鷄鳴其實蒼蠅之聲則鷄猶未鳴也繼曰東方明其實月出之光則東方猶未明也

至三告曰蟲飛薨薨則真昧爽之時矣其次序一絲不紊若一章已是蟲飛薨薨之候二章是日出之候則末章義不可通矣蓋蒼蠅之聲非蟲飛群飛薨薨之聲也鷄未鳴則夜猶未半蒼蠅間有作聲者聞似為真乃賢妃終夜警場所致

無虞予子憎笑疏俱作戒止之詞亦是然必和婉之效集傳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是一時摹揣人情必致此柔順中行其忠諍賢妃口吻宛然憎者忠君愛國之意所致勿謂壞會且歸朱子作會者將散恐無是理傳云鄉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夜歸治其家事言此時會朝者且可以歸治家事矣而君猶晏寢乎

鷄鳴三章：四句

還刺荒也 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鳥

若說田獵之非便是一篇諫獵書非風也妙在不說上之荒於獵而但言國人之逐禽并不說國人逐禽之非而但述其交相稱譽若置身局外代為欣羨者然其俗之不美由於上之化導自見

昔人評此詩云飛揚豪駿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鼻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良然

上二章不言勇力末章提出從兩狼以見技勇凌絕

還三章二四句

李廷仲曰太康十旬弗及夷羿冒於原獸曹伯揚好田獵此  
三君者方其好也使知足以亡國必不為之矣王吉云大王  
不好書術而樂佚遊口倦於叱咤手苦乎華轡夏則為大暑  
之所暴灸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著刺時也 時不親迎也

刺時者刺時俗也此著與庭與堂箋指婦家不得不為陳古刺  
今以求合國史不知侯於婦家當自庭而庭而著無先侯於著  
之理集傳用詩記之說謂侯於壻家則由著而庭而堂秩然有  
序而與不親迎之旨自爾親切然未嘗云作詩者即此婦也或  
謂嫁者所作豈刺不親迎即婦刺之乎更何解於徒曰之笑也  
著與旋筆意正相似不言其不迎而止言其侯不言侯之非禮  
轉言其侯之可誇以見壻家不以禮往婦家不以禮來習為固  
然遂成風俗國史所謂刺時也

士昏禮婦車有褱註褱如帷裳則侯已者其充耳之紕垂紕之  
瑱亦無由見之通篇俱詩人之詞而我字詩人指嫁者也素青  
黃傳指玉無一人三易其瑱之理箋改傳為紕蓋人君紕用五  
色臣下用三色此三章素青黃各指其一耳

紕以懸瑱繫瑱於衡衡附於笄鄭司農云衡所以維持冠者鄭  
康成云衡垂於紕之兩旁疏云笄簪也冕與笄皆用玉笄緇布

布冠不用笄笄者所以固冠也詩言充耳兼冕與笄言之苟無冕及笄何以有笄有衡無衡何以有純無純則無充耳矣故知詩所云充耳貴者之服也士昏禮疏主人爵弁纁裳爵弁玄冕之次者士家自祭服玄端助祭用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為攝盛也則卿大夫朝服自祭其助祭用玄冕親迎亦當用玄冕也按此卿大夫親迎皆用冕士服弁是以有充耳不兼諸侯以諸侯之純五色詩止言三色知臣下之服也知兼以士言者以爵弁亦有笄有衡有充耳也則此篇不得泛作庶人之禮矣當時卿大夫而無親迎之禮其時之風俗可知孫毓云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

之者別謂之純不得謂之充耳也按此則朱子所充耳以纁懸瑱所謂純也言充耳者以纁懸之纁即所謂純也尚箋云飾也似以瓊華飾瑱集傳加也又似以瓊華加乎瑱不如孔疏言尊尚此物以為瑱也義更了然蓋瓊華即瑱也

諸儒以瓊華瓊瑩瓊英作三物則是三易其瑱矣蓋泥傳以三章分作三人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蓋就瑱之文采處謂瓊華瓊英瑱之明潔處謂之瓊瑩其實佩之者一人也所佩者一物也此詩只重侯字以見不親迎之失禮瓊華等不過指其瑱耳玉光流轉莫名一狀故曰華曰英又曰瑩也

說文瓊赤玉也程大昌演繁露主其說楊升庵和之以韓昌黎

雪詩謝希逸雪賦皆誤用瓊字然瓊只是玉之美名傳箋俱未指為赤玉李善注文選亦不引說文五臣註瓊亦玉也程揚二氏說不可從且丹鉛錄既以瓊為赤玉又引齊風此詩以非說文升庵之無定見如此

著三章：三句

地里志引此詩俟我于著乎而顏師古注著地名濟南郡有著縣述其說者因以為莊公迎婦姜而作黃實夫曰以著為地下文何以曰庭曰堂則著當依先儒門屏之間也或又云俟我于著乎為句而汝也以此為婦告其夫之詞尤謬葉石林岩下放言大抵古文多有卒句之詞如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為終不諒人只以只為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以且為終俟我于著乎而以而為終皆風俗所尚齊不可移之宋者然則乎而乃詩之餘音猶楚詞言些只等字也老泉詩云談詩究乎而乎而何可究耶

東方之日刺衰也 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淫奔之事無有旦則表而暮反古者後序徒以彼姝者子之文遂以淫目之然彼姝者子衛風以指賢者安見彼為賢人而此則不肖也又安見彼為男子而此為女子也竊謂序言刺衰政教之衰由於賢者之不在朝也齊在東方東方之日喻齊國世運昌明而政令皆善也我我君也履我畧位履踐也即就也言



躡我之迹而相就蓋迹我之行事皆善故就之猶云乘時而仕也東方之月喻齊國世運陰闕而政令多舛也在我闈自室而門將去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蓋迹我行事之不善故去之所謂見幾而作也

詩何以宛若淫者之詞曰詩人不得於君父往往借男女以抒情又惟恐人之誤認其言直以為男女之情也故為之謬其詞日則就我夜則辭去使後人得其刺衰之旨則說有可通泥其男女之詞則理無可解

須知衰與亂不同亂者政事顛倒紀綱紊亂其朝早無良士衰則紀綱法度日就廢弛養賢之禮日寢衰薄賢者之行其能已乎

東方之日二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或云此詩作於衰厲急政之時雖與居無節而主於刺晏朝竊以為不然衰亂之君動止不常忽而未明求衣忽而蟲飛猶夢諸務廢弛忽而一事獨急遽常置閑散忽而一日獨召用其性情總不可知其歸令總不可測其緩急無常度其輕重無定衡詩人特據與居一節以例其餘也故此篇之旨全在不夙則莫前二章須合併看直注到末一句人臣辨色入朝東方未明早矣而公又召之而又欲令之以事一步緊一步使人踉蹌入朝

不可從容一刻尚何容觀玉聲之有其夙如此及其莫也則又不然所謂無節也然莫字一層不用明寫只從末句一點而無限宴眠怠惰情狀一一含蓄

何氏楷云召之第謂召見其人今之則將有所使之方與上章有別

以圖之有樊喻政事之有節度苟有一定之節度猶雖狂夫見之猶懼之然守之不踰况群臣乎奈何早晚之常猶不能定而不失之過早者即失之太莫乎也

東方未明三章之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集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固是然刺桓者即所以刺襄也蓋襄挾強齊之勢以制弱魯群為獸行故首二句已冒

通篇南山崔崔見齊國之強大其勢嶮峻可畏也雄狐綏之見襄公為邪媚之行綏之安綏無所忌憚也彼齊子者何以既歸

而復思齊反從魯而至其地乎若為責文姜之辭然桓非木偶何以不用申縞之諫同入雄狐之穴下二章又若為責桓之辭

皆刺襄也 一章傳云蕩平易也疏云地平而易無險阻也蓋孤踞南山巖

巖之勢逼人平則不峻易則無難弱國之喻也久為襄蔑視之矣懷傳云思也集傳從王肅以為襄公思之於下章曷又從止

微得似當屬文姜為安蓋女弟思見其兄亦情理所有豈知雄  
狐之行不顧倫理思之而來必為町點詩不欲棄以歎行而轉  
咎姜之不應思齊并不咎文姜之淫行而若深惜其不知棄為  
何如人而思之者然刺襄之意可謂工婉

二章魏風葛屨疏夏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礼之服若  
行礼雖夏亦當用皮按屨入掌王及后之服屨亦有葛屨而士  
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士喪礼夏葛屨冬白屨則亦未嘗非礼  
服也惟朝祭不用葛屨耳集傳冠上飾按士冠礼疏玉藻言  
緇布冠績緜諸侯之冠也績縷飾也可知冠下有縷縷之績飾  
則為績惟尊者得用之然內則子事父母冠績縷孔疏結縷領  
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績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績  
然則縷之下垂者為績之績者尊者之服也若績則冠下皆  
有之集傳冠上飾云上者刻本之訛也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績服之貴者二屨為兩五兩者十屨也十  
亦數之耦也箋反以為奇不可從蓋言一身之中自冠至屨莫  
不有耦以見人各有耦也上章以勢言之文姜不應思齊此章  
以理責之姜既有耦當安於魯不應從斯道歸魯者復從斯道  
返於齊也

三章四章魯桓為諸侯告父母之庙而娶此固知禮矣獨不知  
男女之有別而養成其奸也呂成公曰鞠養也極集傳窮也

言惠之極窮也

南山四章：六句

或曰文姜以桓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而抑知皆非也按桓三年書姜氏至自齊其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齊魯絕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睦於紀又為王逆后於紀至十年而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十三年魯復會紀侯鄭與齊宋衛燕戰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絕好久矣終僖之世公不朝齊姜不歸寧經傳可覆按也男女之際春秋必謹文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其嫁他國而歸魯者則書某伯姬歸某叔姬歸豈文姜歸寧而聖筆不書如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矣豈知同非吾子乃公羊子之謬言即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合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為齊侯之子者然則雄狐之事當自濼始耳或又疑文姜嫁已一周而其兄始娶王姬目以姜為襄之姊亦非也襄之娶王姬安知其非再娶耶春秋之再娶多矣何疑於襄耶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此詩朱子用序說而圓其意學者知此不至窮大而失其君此  
古人云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也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然  
此詩之作則實指齊襄旅葬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論語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左傳懷遠以德漢書終軍曰遠人必有慕  
義而來者自古遠人總無泛指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  
襄公事無不昭合而篇次又在雄狐之後則其為刺襄無疑然  
則此詩當從傳與也

補傳遠人諸侯也治大田者莠不能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  
莫能得徒勞其心

詩人言外之意猶所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詩人殆知內變將出作而云然乎

摭箋於總角中兮下當補入必自修飾數語摭集傳又當補入  
循序而勢有必至數語細按經文突而并突字原非與修飾

循序意俱鑿柝竊謂此章以童子之突而并喻襄公未能修德  
尚有童心突然而欲爭諸侯也或曰歲月易逝人壽幾何或曰  
毋為爾甥總角可悔說皆可通俱非詩旨

甫田三章二四句

盧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  
以風焉

此詩大旨與還相似但還則述其交相稱善以刺風俗之不美

此則專刺襄公耳或云襄雖無道豈無車馬輿從何至牽黃犬  
逐狡兔愚謂古者四時講武原未嘗以犬從禽自盧令至於此  
而載獫狁駘載於秦風兔死狗烹傳於范蠡試犬茲固見於史  
黠必儀云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投擯者既受乃問犬名可見  
田獵用犬犬亦有名由來已久故韓盧宋鵠楚獲馳名戰國而  
鬪鷄走狗必歸之齊也其人指從君田獵之人而人之美髮恰  
與犬之重環相映人之美髯恰與重鉤相映似贊似譏而襄之  
耽於田獵自見

上言盧下言人上言令之下言美且仁猶所云馬與人謀人與  
馬謀是也仁者和易接人也

觀于思為譏華元則知美且德非譽之也

盧令三章之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為二國患焉

朱子於雄狐敝笱等四篇皆守古序此云刺莊即所以刺姜也  
然魚入於笱首尾箝制似可以喻夫而非可以喻子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南山篇作于歸魯國此歸止似不得云復反於齊婦  
人謂嫁曰歸又歸寧曰歸大歸亦曰歸若姜會襄公不得言歸  
寧隨出隨反亦不得言大歸苟非于歸詩人何以曰歸止乎李  
氏本又謂會樂之行其迹未肆夫禍莫大於君父之被害創莫

鉅於大讎之未復桓胡焉而薨于車安得云迹未肆也此詩當桓薨之後追叙其由故直刺文姜耳姜猶魴鱓之魚也桓猶敝筍也筍敝而姜<sup>魴</sup>鱓之<sup>大</sup>魚就之不能制矣弱魯而以齊子如雲歸之盛歸之其能制乎此姜之所以與聞乎故而桓之弑姜實授之刃也則姜應為東宮之幽亦宜城穎之寘春秋書夫人哀魯也許氏謙云此魯人所作夫子附於齊風也亦未見其必然文姜之惡二國並憤譜入齊風必齊人所作也不然弱魯之音安得強附于決之大風之齊哉說者遂歎以敝筍補魯風不亦謬乎或云古言嫠婦之<sup>筍</sup>不知筍留詩通用豈可為文姜居孀之證如兩如水集傳只作多意其義自透

敝筍三章：四句

文姜於莊公已無所顧忌蓋防閑之最喫緊者在於梁之行使從申繻之諫則可以無彭生之禍此詩人深痛於桓之無以制也至遜齊之日魯之臣子顯白其罪猶可以杜後來之橫乃始則扶公以行繼則扶喪而歸既遜於齊復返於魯莊公當十三四歲之孺子直玩於殿掌之上其如齊何哉故前南山篇是刺襄公作於公薨之日也此篇是刺文姜蓋作於遜齊返魯之日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莊二年姜氏會齊侯於禚時也杜預曰禚齊地又在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預曰三邑皆齊地西界蓋齊侯在禚文姜涉汶水而與齊侯會時莊公年甫十五襄既恃強又侮莊幼故身待於禚而召之使來詩人於對面托出正意並未一語反襄但言文姜之無恥而襄之惡已灼然可見胡文定傳春秋莊五年夫人如齊師引此詩為證或遂謂詩作於此時則當刺莊公序不應云刺襄若前祝丘之享則又魯地姜不必涉汶水矣故曰此詩之作在會禚之時也

一章聞命則赴當晚啟行不及待旦寫出一段匆遽之狀故云薄蓋聞其疾驅聲也二章在魯道中漸次近齊但見其馬之美轡之柔從容暇豫按轡徐行魯君臣莫敢誰何故曰齊子豈弟望其車便知車中之人便知其人所為之事對面者去便有一竚立以俟之齊襄

汶水甚大路上行人甚衆彼齊子者方自有蕩之魯道翱翔以濟也不言車馬上已言之至是舍車而舟也

齊子自魯道而來遨遊汶水之中遐覽遠矚流之長人之多曾曾不知恥連說魯道有蕩者四就諸兒心目中看出國弱主幼此中無人召之即至所謂一路無梗極其平易也

載驅三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然而不能防閑其



母夫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為

此詩極道魯莊威儀技藝之美只用猗嗟二字微示刺意前人言之當矣愚謂此詩作於莊公年已及冠之日文姜屢次會齊之時詩曰猗嗟昌兮頌而長兮又曰儀既成兮猗嗟變兮贊其威儀之美也詩人若曰始則幼穉無知耳今則昂藏七尺軀為世美男子儼然國君顧聽母氏之宣淫不之恥乎詩曰射則臧兮又曰終日射侯又曰以禦亂兮美其技藝之美也詩人若曰始猶無才能也今則武足禦亂奄有千乘之魯頌甥字坐視其父之被刃而不思報趙讎人之命而不之辭乎曰提出一甥字言彼固我之甥而非我之敵也彼周認舅氏最親因而忘父之仇母之辱也又於篇末結出一亂字亂莫大於仇人之挾吾母又莫大於國母之辱於讎枕干寢戈若何激發而僕僕奔命夫乃知節之可稱節之可歎其刺莊為已深矣

自春秋有子同生之文公羊於夫人遜齊傳倡為同非吾子之說詩後序遂云人以為齊侯之子也夫傳但言外孫曰甥無明非齊侯之子意可知後序乃衛宏之徒附益非毛公本也獨怪朱蘓氏李氏呂氏皆踵其誤集傳亦仍而不改殊不知文姜歸魯十有五年而如齊莊已十有三歲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况既生莊公又生季友為魯世輔如欲別嫌當并友書之夫魯夫人之不貞者多矣又安得奉子而一一筆之於春秋蓋子同

之生左氏曰以太子之禮舉也啖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  
接之則史書義如是止矣史既有文聖人安得削之其不書者  
或非嫡生或生於未即位之時耳

首章一長字已含威儀一滅字已盡技藝通篇不出首章之意  
展我甥兮只作欣幸之詞親之也親之也者刺之也

傳云變壯好貌增一壯字已注刺莊本音集傳減去似寡味射  
南宮萬事在齊襄之後朱子特引以證公之善射非即指此為  
禦亂也說禦亂詩人明以復讎討賊責之

猗嗟三章六句

後渠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

從之古未有也論者欲制其僕從夫季友之賢慶父之才皆  
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  
以愚其子憚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  
廢是故狩禚園邠伐衛歸俘侯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之

焉甘役於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  
制哉夫為子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  
莊公者痛父復仇而已它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餽其養  
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于衣衰食糲踣泣於王求助於其  
周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蓄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  
之患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

按魯桓弑兄自立而取償於齊文姜與聞乎弑而卒終于魯魯人微特無城頴之寘也合葬於桓祔祖於廟而其後三桓世執魯政四分公室方且舞八佾歌雍詩其世之右享者即薨於齊之軌遜於齊之文姜也試問淫逆之鬼奚取於三家之堂即此便見其愚

南山敝笥載驅犗嗟皆齊人之詩也雖為魯事其實齊風夫齊人猶恥文姜之行曾無魯人之詩乎安溪李氏曰此其所以為禮義之國欤知諱尊者之愚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也然則春秋何以直書其事曰據事直書者史官之職也隱惡揚善者臣民之心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九

魏

說者謂諸國有世家小序得據以為說惟魏與鄆史遷所不能述故其美刺皆湮沒不傳可證詩序非子夏所傳按鄆滅於東遷之前魏滅於魯閔公之世子夏生於春秋季世相去二百餘年安得逆溯其世次而曲為之說且諸篇之序因史所傳國既就滅史亦隨亡魯史拾遺乃於殘編斷簡中得此二國之詩世已不可考矣於此見國史考核之詳記載之

慎孔門傳信之確而不敢鑿空無據者惑後世之見聞也史  
記曹世家世次甚明今所云昭公共公皆後序之辭其在古  
序亦何嘗有一篇指為某公乎而反以是為疑則凡註書一  
有未詳其餘說皆不足信矣

葛屨刺褊也 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  
以將之

此於風詩別立一格蓋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而此詩  
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  
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急情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  
也通篇最喫緊在好人二字蓋當時之鄉大夫有爵位者非可

與賤者位也提出好人來以明所刺之人

此篇賦也注神在篇末二句而首從屨說到裳說到要說到領  
次第井然乃寫出一種儉嗇形狀而末云褊心即指此也要褊

亦女手所縫說者言治其要褊而大人即服之不待女工之詳  
備愚謂衣裳自有制度豈有只治要褊而便可服之之理朱鬱

儀言衣之綻裂或治其要或治其褊畧補緝之而好人遂以為  
服也此說可從 一褊緊一步服之雖褊衣裳而此履霜之葛

屨亦為大人所服可知朱子以下四句專言衣裳故以葛屨為  
與然屨與裳一類末句只寫一面而上下俱實

好人提提三句正形容大人之度見與上章絕不相稱此反照

法也上章點出好人本可直接褊心詩人又從好人上力寫其  
閑雅貴重絕無可刺其可刺者惟褊心耳詩之曲折入勝如此  
大人一有褊心則見小教速無遠大之猷此所以國小無政也  
然亦只儉嗇不知大體人若公孫弘之布帛菽粟又是矯飾一  
流詩人殊不屑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傳以好人指縫裳之女而左辟又引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  
當尊之禮象掃所以為飾此說自通然以褊心刺娶婦之人  
未免費解不如集傳好人訓大人而刺褊之意更醒補傳謂  
魏君亦左避不敢當尊謬甚

汾沮洳刺儉也 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天下豈有人君而躬自采莫者哉采桑婦人之事即公行公族  
儼然大夫魏俗雖儉亦不至此况君乎如英如玉正所謂如圭  
如璧者以是為公路公族綽尚何儉不中禮之刺或云即不稱  
其服意未聞如英如玉而服猶不稱也惟何氏楷云彼其之子  
指君子在下位者蓋美在之子而所刺在公路也魏俗儉嗇有  
君子其人文質彬彬為俗儀表詩人目擊其時君卿大夫惟是  
褊心故贊其人以為絕不類今之為公路者伐檀深贊君子以  
刺貪意亦猶是所謂美乙而刺在甲者也

集傳興也是也箋謂賦失其旨矣以彼汾沮洳興彼其之子沮

如維下猶有美菜可採喻之子雖賤猶有美德可稱蓋彼其之子和順積中非可意想而測才猷外著自難尺寸以求殊異乎今日之公路也但覺彼則風采此殊樸遯可刺也

以汾之一方遠於國與之子在下遠於朝也如英宜從集傳言其風華文物掩映於水湄也尤與儉嗇相反

無度以才猷言如英以威儀言如玉則統內外言君子比德於玉如之則備乎德矣

汾沮洳三章二六句

或曰汾為晉水公路公行為晉官此詩晉而宋之魏地者予以為不然地理志汾水出于太原西南入河王伯厚謂入河

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汶水是也漢漢出於秦

雍而綿延幾遍天下如言汾者即為晉何異言江漢者即為

秦地哉吳有太宰宋與魯亦有太宰鄭有少正晉有公行齊

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獨無之魏之官明見於詩又

安得以晉左傳牽合詩之官名以實之也李札觀樂於魏風曰

決：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此二詩觀之誠有合矣况晉之

偶同於魏亦止西周之蟋蟀諸篇耳武公筮唐日即於後已

渺不相涉曲沃以前魏尚無恙晉大史安得即採詩於魏地

乎皆不辨而知者也

園有桃刺時也 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時政也辯說因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王風黍離作於既亡之後故其詞怨而歸之於天曰此何人哉  
不忍斥其人諱之也園有桃作於將亡之日故其思憂而責之  
於人曰彼人是哉不欲寬其罪警之也朱子謂國小無政無政  
無善政也後序但主儉嗇又云民無以戢豈詩意乎蓋國勢  
日削強大見陵其君苟簡為心其大臣偷惰成習詩人憂之長  
歌當哭彼昏不知轉謂之露才揚已正坐不思耳若能思之使知  
朝露之危不可終日發憤自雄何至以忠者為驕乎是篇一氣  
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

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托興之中

或云桃栗榛棗皆實籩豆詳周禮籩合職棘之實棗也此憂其  
君不得奉祭祀故因所見以起興伊川說亦未是按籩人之實  
有棗無桃亦非酸棗不足為訓但伊川之說誠有未妥竊意桃  
與棗皆落實于秋詩人因時見以起興見其實落將為人所取  
食故目擊而生憂此說是否士季本謂未仕之稱非也此詩哀  
愁轉婉的是大夫憂國之詞當從箋訓事謂不知我者以我所  
言之事為驕也

人君之職在論相而言彼人是哉彼人曰是孰敢以為非苟延  
旦夕終日泄泄而以其君國拱手輸之晉爾然龜鑑著於詩篇

後世君臣甘蹈覆轍仗下之馬一鳴斥去唐宗以來大抵如是也

園有桃二章二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

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補正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蓋仁人孝子不忍一日離親而宿於外至以征役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親就途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已離慮父母之疾痛衰羸但言父母憫已之勞悴懼已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辭也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則詩為孝子自作登山望親孝子之情也郝京山以首二句為比體謬也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正與釋山相反集傳未見其誤

王氏聞句嗟乃一字句也 夙夜無已箋作勉勵之詞與上嗟字不相呼應而上慎一頓亦無力集傳為優

止者止其地棄者棄我不歸皆含死字末章方明點出耳如未嘗死豈至棄其親况孝子乎

陟岵三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刺時者刺時事之不可為也桑者桑婦也穆天子傳居范宮以  
觀察者是也采桑豈男子之事說者以為種桑治桑皆臆說也  
此詩蓋朝士之婦勸其君子歸隱而詩人述之以刺時也魏國  
日削弱上下困敝君子仕於其朝不得行其志其室家勸之曰  
吾將與子還兮不能鬱居此也又曰吾將與子逝兮長往而  
不返也夫賢者不得其所而室家有歸隱之詞其為時可知故  
曰刺時也春秋之世田制未壞魏國雖小豈至一夫授田十畝  
箋謬也十畝之間東萊呂氏謂甚言之未可為定數也一云五  
畝之宅合兩家所授言之  
十畝之間二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朱子從序說而少變之蓋本孔叢子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  
得也然美在君子則刺在貪夫故註孟子不素餐章仍用序說  
按此時旋轉無迹頗難理會河水清且漣句尤若無着傳云侯  
河之清與上文不相屬或云非斷非續正詩人會心之境此又  
謬說不稼不穡四句若以為矧食其力則不應三百榘三百囷  
之多惟箋以士三句為君子之人不得仕進也不稼不穡四句  
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足盡此篇大意矣 大烹以養聖  
賢而今日有不然者君子才可任國猶檀木之可以為車也乃  
坎之伐檀而反有河干之寘但見河水清漣伊人冷落而此之有

殺何多也於是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取我之禾三百  
廩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懸貍乎食於人而無以治  
人是素餐也彼河干之君子不素餐兮爾何以居其位食其祿  
而不自返乎義本詩解

傳云坎：伐檀聲木之堅故伐之勞重檀之難得不重伐之勞  
也河水清且漣漪猶云泌水樂飢止與取三百廩庭有懸貍相  
反蓋上三句雖說君子然伐檀二句已反照起小人無才而任  
用河水句已照起人得志而受祿故呼而問之素餐本直刺小  
人此又於君子身上反照刺意更婉  
伐檀三句與也若作君子實事則與一流似君子之業

補正此亦刺貪之詩與碩鼠相表裏三百廩三百億三百囷乃  
下所以奉上且於禾曰取則為取於下明矣古者民風淳厚田  
獵獲禽必獻於上豳詩所謂言私其縱獻斲於公是也

輻也者欲其直指也故下云河水清且直輪取其轉淪小風水  
成文轉如輪也

伐檀三章：九句

此篇情致纏綿錯綜變化九章九辨之濫觴也

碩鼠刺重歛也 國人刺其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  
大鼠也

辨說此亦托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君也

是時卿大夫各有采地橫征於私邑故詩人述其民刺有司之言誦之於朝以刺其君也孟子一日而三失伍章以諷孔距心謂刺平陸大夫可也為王誦之即謂刺王可也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為愛君之至其以此乎通篇為民將去之詞著眼尤在誰之永號一語有司重斂室家不保而君門萬里拊膺長號而君不聞也涕泗入告而壅不之達也惟舍以去庶不呼歸斯土耳詩人述其詞而歸於此以見嗷嗷滿野呼籲莫知人心一失君將何恃使魏君聞之培克之臣黜聚斂之吏危者可安國豈至於亡乎

連呼鼠而女之怨毒之深也集傳頌念也不念我仰事俯育但取脂膏而媵之耳如箋說則鼠也而望其教令恩德以相養頌迂矣後序以左傳有抑君似臆語故直以碩鼠呼君其實碩鼠且貪且畏尤是貪有司伎倆也逝將去故言往矣將去女矣適彼樂土止我足此意

莫我肯德我以為脂膏彼以為緇銖耳我以為額外之求彼以為奉上之義耳直者不敢望其分外施恩只是無碩鼠之貪殘便是直道宜民 聶義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即食我苗之謂也不言穀而言黍麥者額外之社也不言實而言苗者稱貸之益也誰之永歸言樂郊無碩鼠則誰使之永歸也

碩鼠三章八句

讀伐檀碩鼠二篇魏固亡於貪殘而不亡於儉嗇也然以儉  
嗇始必以貪殘終聖人之道中而已葛屨汾沮洳儉而失中  
者也豈特固陋已哉使安庸鄙苟延旦夕其於經國大猷一  
似夏蟲之不可以語水說苑云邯鄲子陽國人忘死則知之  
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儉嗇之極必至貪殘猶之老  
莊之後必為申韓其勢然乎魏風七篇次第井然蓋簡編頗  
約秦火之後未經亂雜故血脉貫通如此

此七篇中先王良法宛然具在其輿服則衣裳服飾一衷於  
古無瓊弁玉纓之侈也檀車輪輻一本考工無小戎二廣之  
奇也其官制則公路公行公族以鄉大夫之庶子適子為之

非如晉之誣無畜群公子也其設法則兄留弟行戶無兩役讀  
少陵諸別此猶為陽春也其田制十畝曰場圃其外曰外園一  
夫百畝曰廬井田之制燦若列眉即孟子所謂鄉田同井也其  
男務稼穡其女事蠶桑歌誣止以抒憂狩獵所以講武而刺淫  
之作無聞是以有忠臣有孝子有如玉之君子有退隱之高入  
士媿素餐而不貪民避碩鼠而不叛非先王之遺澤猶有存焉  
者乎季札曰以德輔之則明主也蓋慕乎其風之近古也

安溪李氏曰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為晉滅則其詩多西  
周詩也也蕪氏疑皆為晉而作此猶以其列於唐風之前也檜  
之序於鄭遠矣亦以為檜皆為鄭作是蕪氏之意謂西周不應

有風也成康而後幽厲以前太史之所採者安在况衛武鄭桓  
秦仲之屬明在兩周乎朱傳國風之首二南以用之閨門鄉黨  
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頌在梁官以時存肄此西京之舊  
典如此

詩經讀序私記卷之十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唐

嚴氏粲曰堯都有四地理志大原晉陽注云詩唐國晉水所  
出一也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  
張晏註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  
安臣贊於晉陽下註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  
百里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堯居晉陽後乃居  
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云堯始封于中山唐縣

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于詩唐國為平陽臣贊又  
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  
謂晉陽蓋周以封叔虞叔虞封於堯都之故墟故曰唐叔  
其子燹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  
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

按晉風稱唐或云曲沃武公并翼夫子傷之不稱翼亦不  
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竊以為非也十三國皆始封之號  
叔虞受封之日止有唐耳無所為晉後王徇晉之請改唐  
為晉而太史所掌之國風舊號且在安得而更之或曰  
唐之于晉猶邠鄘之于衛也則又不然唐固未嘗滅也為  
鄂為翼為曲沃皆叔虞之子孫豈與邠鄘類乎史記唐  
自燹父改為晉孔氏以為請於時王改之燹父叔虞之子  
時王康王也或引竹書唐遷于晉作宮而美康王使人  
讓之豈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左傳王命曲沃為晉侯晉  
之名自武公始亦未敢謂然按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荆蠻申宮應鄧陳蔡隨唐帝昭注應蔡隨唐皆姬姓  
也西有虞號晉隗霍揚魏芮註八國姬姓也是西周已有  
晉名而幽王之衰以為興必在晉則燹請命於朝改唐為晉  
非史遷之謬也但康王何以改燹父何以請則不知其故耳  
又周有二唐國其在西者在東者杜預所謂殷末承帝國于唐周

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即以唐封叔虞後為晉者也其在南者左傳宣二年唐惠侯為楚左拒敗晉師于邲定四年蔡侯唐侯同吳子入郢明年滅于楚者也蓋唐國有二或燹父以國名相同因請于王否則以殷諸侯故國易名新之故王亦從之歟竹書本不足信即讓其作宮而許其改號康王亦未為失左傳止言唐叔叔以後絕不言唐隱五年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其于翼也曰翼侯奔隨又曰逆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翼侯鄂侯亦隨所居之地名之其國號為晉則前後無異豈待曲沃武公而後為晉哉如謂誅武公之篡故謂之唐唐國非其所有晉又豈其所當有其後晉文晉悼之入朝於武公儼然以稱為太祖不知唐叔何論燹父矣然則晉風稱唐國史之舊相傳以至春秋聖人安得易之集傳仍始封之舊號可謂言簡而該而思帝堯之舊德誅曲沃之篡逆皆朱子所不取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

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此為國初之民風僖公之世在共和之年去始封已六世時天王流彘王室多故而溺于晏安詩人因述叔虞以來民間警言戒之詞以為諷誦焉後序認定刺為指斥其非倡為儉不中禮之說謂欲其以禮自娛樂夫禮與娛

樂相反娛樂又與詩意相反不知糾懲獻納所以匡救其  
闕者皆謂之刺諸儒斤斤求合後序朱子去之是也但  
謂刺僖以謚得之則僖之前有謚厲謚殤者與好樂無  
荒不更合乎

左傳鄭伯享趙武印段子石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孔叢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集傳之意本此  
詩人欲僖公知國初之風俗民生之勤苦好樂無荒三章叠咏  
詩人之情見矣或疑思及其外即此見唐風之局促晉祚之  
不長按集傳云外餘也非職之外乃所思有不及之處也史  
伯云周衰晉興豈可以翼滅于沃而謂祚之不長乎

蟋蟀三章章八句

顧亭林謂為姬姓國而用夏正其說非也一王之興莫大于  
正朔胡氏春秋傳夏時冠周月後儒多未信即家則堂  
夏正三論按之經傳亦未盡然也且晉侯世霸固以尊周  
名籠絡諸侯若棄正朔不用其亂王章更甚于請隧楚雖  
僭妄秦雖強悍而左氏據秦楚二書以紀二國之事所載  
年月歷與經不無是皆用周正也晉顧短垣自踰乎顧  
氏用偽竹書參之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曆并援  
春秋僖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明  
年鄭晉殺其大夫丕鄭經傳錯互以為證愚謂僖四年



十二月傳稱申生縊于新城而經書其事于五年春傳  
自註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  
左氏特發此為例以後傳載于前經書于後皆準諸  
此豈可以此而云晉用夏正不然僖五年經書冬晉人  
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云三月  
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  
不同則晉自叔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明甚竹書  
晉人所為宋儒偶有信之者而外丙仲壬勅襲孟子又  
故為大甲殺伊尹以亂之前人辨之詳矣以是為據得  
毋犁邱之惑乎然左氏實夏正周正并用如莊十六年  
傳公父定伯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  
就盈數也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夏十月也隱三年傳夏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于夏  
禾熟于秋則知為夏之四月七月也若拘其文謂之鄭衛  
皆不用周朔可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傳言  
秋王造鄭處于汜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經書秋  
而傳載其事于春拘其文謂周不自用其朔可也又  
豈卜偃之九月十月絳縣老人之甲子為然乎蓋事蹟  
既冗卷帙亦繁不及洗刷固著書所自有非可以誣  
左氏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東萊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將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頌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此詩以為直指昭公則以死斥君朱子謂非臣子之詞是也若以照公既死刺之不應在揚水之前蓋詩人視沃強翼弱潘父

之徒又與桓叔表裏大難將至而昭公如處堂之燕子夷然不懼於心故若為告其同列者說得死期將至無限沈痛以冀昭之及時猛省也他人暗指成師若曰成師一來則身且不保國非子之國也不能有為反不如及其未至而行樂耳非寬慰之詞也乃痛極之詞耳若為告同列無一語及昭者顯言賈禍以激成詩人之苦心也

山有樞隰有榆則人將取之興子有衣裳車馬則人將享之也子指同列也 此詩人忠於昭者孔氏以為大夫士以上是也車馬鐘鼓琴瑟侑食豈民間所有況勤儉之唐俗乎

集傳人多憂覺日短正與日長難度相反但玩可以永  
日謂可以度此長日也葛生云夏之日冬之夜楚辭長夜  
曼曼何時旦皆憂愁難度之意

山有樞三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昭公封國以分沃沃盛強昭公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自古從無一國歸心大臣納款其君如贅旒猶不能傳  
檄而定直待祖以及其孫百戰而克之者也蓋沃雖強唐  
叔之澤深入人心昭侯亦無過惡故其民至死不貳一君亡  
復立一君更歷六世然後克之中間相持六十七年寧

膏鋒暴骨必不肯坐視君父之難後序乃云國人將叛而歸  
沃是滿城忠義誣以亂賊古人能無恫乎朱子攻序猶惜  
其於此苛誤處無以盡削之也國史推見至隱知其感諷  
昭公使之省悟誅內謀而早為備故曰刺昭公也蓋潘父執  
晉國之柄內結于君外通于賊曲沃之封想由潘父贊成  
之故師服之言不用迨羽翼既成可唾手而誇定策矣  
詩人以封章告密之意為藏頭露尾之詞蓋發潘父之謀  
也素衣朱襮諸侯之服也昭公之弑在大臣之叛國人決無欲  
以此奉桓叔者子字如指桓叔則既云從子又云既見君  
子意似復出若指潘父亦似未安愚謂子當指桓叔之

使臣密與潘父往來者素衣四句乃述潘父告曲沃使臣  
之詞下文所云我聞有命即指此也蓋潘父欲迎桓叔自有  
密使往來民間知之不敢拒者畏潘父也意謂成師之惡由  
潘父成之其告曲沃之使曰我將以諸侯之服從子于沃既  
見桓叔而衣之迎之使來云何不樂乎兩章既述潘父之  
詞末章云斯命也我已聞之但其謀甚密不敢以告人耳  
出於潘父為詞在下傳之為命通章一氣貫注而諷昭使  
早為之所者至深切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李迂仲以陳氏比沃不知陳氏厚施于齊屢世矣故

乞召陽生國人知而不言為陳氏匿也若桓叔曲沃新封其  
云盛強不過善治其國耳豈有恩德及於晉人哉故  
世仇殺不能入晉一步其勢異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君子見沃之強盛能修其政知其蕃衍

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上篇是發潘父之逆謀此篇是痛昭公之不振皆忠于昭公者  
也語之贊歎却語之悲涼對面其魏風之園有桃李言外其  
王風之黍離子昭三年左傳晏子語叔向曰此季世也吾弗知  
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日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悽惋嗚咽真  
如左券此詩當如是觀

碩大言今日之國勢遠條言他日之子孫

椒聊二章二六句

孔疏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不得以不臣罪之轉以孫毓之存桓叔為非却京山遂以彼其之子為指昭公嗟予其真以聖經為契亂之書予桓叔篡弑之賊聖人所必誅存二詩以見晉人憂國之忠亂賊之必不容於天下後世也

綢繆刺晉亂也

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詩但言婚姻之失時而所以失時以晉亂也故云刺晉亂集傳解見此良人不從孔疏思其得見解末句不從曾氏終不

得遂解良人不從傳美室解子兮不從疏嗟歎從前五里霧庶幾白日惟謂二章男女兩人合言之詩無此例

一章託為語其婦之言非婦語夫之言也子指婦人若婦人自謂似不得言子矣二章乃託為語其夫婦之言也子兮指其夫婦也三章託為語其夫之言也子兮指其夫也箋云三星心也建辰之月昏見東方蓋夏三月周五月矣其去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者甚遠其在函風則同婦子饑南飢之時豈得為婚故以是月婚姻為失時之至也若傳云三星正當夏十月之期安得謂之失時故此詩之三星斷宜從箋也

是時曲沃擾晉閭閻貧困而此猶遇時而得遂其婚姻之願

然即此時而從前之怨曠可知即此人而其餘失所之可知也唐德宗時市有醉人人以為慶此詩之意也故曰刺亂

綢繆三章六句

此詩序說瞭然朱子亦墨守之無異也乃明彭山季氏以為淫詩宋王文憲又以為生蒙楚為淫詩仁山金氏又以羔裘為淫詩夫魏唐聖人之都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其民勤儉而無刺淫之作何諸公之必言淫也

杖杜刺時也 君不能親其九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刺時者刺當時之人骨肉離叛無能為君紓難也傳意本如此是時晉室戰爭六世公族兄弟大半

趨炎助逆詩人作此刺之且以激發異姓臣僚之志也曰杜雖特生而葉滑、菁、若有助之者以興求助之意孺、眾、兄弟無人也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乎心懷叛逆同父猶路人也志存報國異姓猶兄弟也嗟乎君之孤危如此雖行路之人猶相卹而比附之況國之卿大夫立其朝食其祿者乎常人無兄弟猶將飲助之况君父之尊乎蓋以呼號望救之語激其分憂同患之心也詩故引左傳哀公侵井陘之田以實此詩詩記以刺君不親兄弟皆臆說耳

杖杜二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時者刺當時晉大夫不恤其民也鄭譜以綢繆四詩皆昭公世序無明文蓋昭公以後之詩也微弱日甚有司復加懷惡何以堪此然晉魏皆帝王之都而魏之臣則曰行與子還魏之民則曰遊將去汝此晉獻之所以一舉而定魏也若晉則僅存一線其危迫甚于魏乃強鄰擾其境有司不恤其艱不死於兵革即死於飢寒輾轉無告猶念其舊好依：不去風俗之醇民情之厚真絕無僅見此晉武所以運之三世而後得志也國雖滅君雖亡一段忠義之氣取：不可磨滅者百世常新也

傳云自用也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寃：犹居：也疏釋訓云居：寃惡也李巡曰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寃：窮極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自我人言用我人也用民之力必與之狎習而用之始不強之可以難時：恤其困窮乃得其死力刺大夫之不然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放寬一步而刺意更緊

他人不指曲沃曲沃之君民已讎之屢世矣豈可以一大夫之不相恤而遂萌事仇之心箋泛指他國極合唐民

之心云故者子為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在  
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為人所親愛皆忠義勃發語  
羔裘二章：四句

此當從序傳或以為美其大夫者謬也

鵝羽刺時也 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  
父母而作是詩也

不言孝子行役而言刺時者陟岵猶有兄在父母猶不得  
以養也但慎旃無死亡而已斯則父母將填溝壑而一身之  
鋒鏑危苦轉非所憂刺時者言時勢迫之而然非盡君  
上之虐用其民也顧王事靡盬小雅四牡之文也其時為

成周民之撥于王事宜也若此時晉亂極矣言父母何怙  
則妻子流離更不待言而猶屢言王事欲其靡盬者何  
哉蓋曲沃負心不義之迹甚著通國仇之晉之遺臣往  
假王命以鼓勵人心如王命虢公立小子侯王命虢仲立  
侯緡王命虢仲等伐曲沃是以其民萬死一生猶以王命  
為尊忠義自効雖至危困之極百感攢膺但仰天呼  
之無一語怨其君者以為迫于強暴不得已而使我至  
是也自此而晉之遺民幾盡矣自此而曲沃有詩晉  
無詩矣

陸璣疏鵝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為父母在



家失養之喻二句通與全章說到王事靡盬便不得  
顧私恩但百感都不縈懷而父母何食人子何以為心  
真覺酸痛推肝矣

鴉羽三章：七句

此詩疑作于小子侯之後民愈困勢愈促而王命所  
臨即為王事文武之遺澤其未決乎武公稔識其民  
之尚義滅晉之後隨以王命彈壓民亦胥服嗟乎晉  
侯世霸人以為其謀臣之多表裏山河之固而不知其  
民之從義百倍他國也其後智氏灌晉陽沈竈產鼃  
民無畔意蓋其風俗自古然耳二南邠風而外吾于唐有餘慕

焉

無衣美

當作刺

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曲沃受恩反噬成師殺二君鯀弑一君稱弑三君惟鄂侯  
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有如  
斯之烈者也周天子屢世命將討賊忽受賊賂命為諸  
侯此厲宣幽平所必不為者天地俱失亂賊公行而猶作  
詩美之五尺之童亦知其謬大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而情於此乎故求其理萬無可通因思六經秦火之後  
詩為後儒諷誦樂工肆習得以完好至今然經文中為傳

寫之誤與左傳中庸孟子戰國策異者何限序與經  
並出安得保其一字不爽也竊意此序美字當為刺字  
之偽朱子曰詩人述其請命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其語  
不可易也據古說此非請命于天子之詞乃請命于天  
子之使臣也子指天子使臣子之衣謂請天子之衣也即  
其辭氣倨慢無禮甚矣使詩人信美之則必著其可美  
之實何乃為此倨慢要君之言使讀者覽而知為亂賊  
耶此美字為刺字之詭三復詩詞而知其確然者也

晉武列于諸侯討不附已顯然直言必膏其鋒詩人述  
其詞若為欣幸者然而天王受亂賊臣得志故晉之忠  
臣義士搢拄六七十年至王命而後服者無不在其中  
無衣二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 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武公以篡弒得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  
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  
彼衰侯見弒之日武公以上卿誘樂共子共子寧鬪而  
死其視曲沃之卿蔑如也豈以武公之飲食為義而就  
之歟故于民間採一刺武公不能好賢詩列于無衣之  
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脅亂臣賊子不得

而汚易曰肥遯其殆斯人歟此編詩之意也

武公所用者皆平日翊戴之人畫策之士而無志於賢人亦自甘高蹈而不求仕也詩人但自述其孤特無以致賢人則刺在奄有大國者矣中心好之而無由飲食則刺在天祿自奉者矣序曰刺武公述詩人之意也有杖之杜二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後序謂國人多喪：死喪也程子以為思存者集傳未之辨也天下豈有其夫尚存而遽言塋域者乎詩緝以為悼亡是也而詩億謂嫠婦哭墓則又不然三代無婦人

哭於野者愚謂此詩當與鄘風柏舟同調首二句賦也楚棘墓間木也于野于域野中有樹：間有家也野與域

互言之江淹所謂蔓草紫骨拱木斂魂此景象也于美指其君子也亡此謂不在此而在彼野之間也誰與獨處嫠婦無角枕錦衾之理蓋君子斂時物也亡此謂不在此而在彼枕衾之間也則孤枕寒衾淒涼獨旦而已上三章以三誰字三獨字呼起下二章而歸字言歸于其室其居與之同穴也則我有與而非獨處矣身之日所謂日長似歲也冬之夜長夜曼：也百歲之後所謂之死天靡他亦然則此非望遠之吟實悼亡之賦

或曰戰而死暴骨他國安有塋域在其郊野按春秋時戰敗者多棄其屍如二陵之暴骨如之戰楚欲作京觀是也若戰而復勝或至不甚敗此將士死國必載屍而還如齊祀梁戰死于莒其妻迎其喪魯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藏武仲敗于孤駘國人迎喪者皆塋獻公前後十一戰所至皆克為國死事者正如秦伯起所云戰死之士厚葬之是也又何疑于塋域之說

袁羊嘗詣劉恢之賦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繁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謂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則角枕錦衾其作

歛時衣物也由来舊矣

葛生五章二五句

王氏柏以予美二字硬坐為淫女之詩得毋誣其姜以河間之行乎

采苓刺獻公也 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誤聽士蔦盡殺羣公子誤聽驪姬及梁五東闕五而申生縊重耳夷吾奔晉亦再世不競獻公之蔽深矣正言之猝難移其痼疾詩人托為采苓之事以諷一意翻作四層朱子以為比是也猶楚人以弋諷楚王通篇只說得弋事也

陸氏埤雅斧與苦生于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  
斧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矣今人之言曰采斧  
于首陽之巔夫首陽之巔或亦有斧之可采也然而人  
之言勿以為信且暫舍之是者不遽行非者不遽斥也於  
是熟思審處而是非決矣人之為言胡得而惑焉苟箋之且  
也無然包徐察審在內西人之為言即采斧于首陽之言也  
先信之繼許之後從之立言之叙

先言苟亦無從後說無然蓋輕聽之主言甫入而毅然從  
之迅舉疾施而事已成矣故先把他從字用力抑住猶云  
且忍耐這一刻然後漸勸他苟亦無然若當下便說其

言不然則彼從之益堅此與愚人說事妙訣

采斧三章八句

唐風十二篇無衣以前為晉之詩無衣以後為新  
晉之詩山有樞以下君子悲其志而諒其忠無衣作  
而世變愈降矣嗟乎桓叔以沃而傾翼而桓莊之  
族盡殲于士蒍之手天道不可誣矣詩以采斧終  
豈無意哉

圖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圖書

圖書

